



## 《十二生肖中国年》李零带你揭秘十二生肖

# 五千年前,牛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本报记者 张瑾华

牛年说牛。这是最应景的话题之一。但要说出新意,还得大家出手。

那么,来读著名作家、历史学家李零的新作《十二生肖中国年》——李零说,这是他送给读者的新年礼物。

现在年轻人喜欢讲星座,对中国的十二生肖的了解却没有那么多。李零认为,实际上这两者的功能有一些相似,但是它们属于不同的天文体系。十二生肖跟天文有很大关系,跟历法也有很大的关系。中国和西方是半分天下,西边是黄道十二宫,东边就是中国十二生肖的天下。

如何读《十二生肖中国年》,春节之前,李零有一场题为“送鼠迎牛”的在线讲座,其中的分享就涉及到了十二生肖。



## 李零

著名作家、历史学家。

研究、著述范围涉及诸多领域,如考古、古文字、古文献,以及方术史、思想史、军事史、艺术史和历史地理。

著作有:《我们的经典》《我们的中国》《波斯笔记》《铄古铸今》《万变》《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兰台万卷》《何枝可依》《小字白劳》《十二生肖中国年》等。



关联

爱读十二生肖中国年

小程序

### 牛为什么这么牛

“生肖”一词出现得比较晚,大概从宋代以后才流行起来,但十二生肖的系统在近年出土的战国简、秦简中都有所涉及。

李零认为,十二生肖可以追溯到战国晚期,这与中国的天文体系,特别是十二地支有重要的关系。中国的十二生肖就像悬在天空中的大钟,十二年一个轮回。

中国的动物很多,为什么单挑这十二种作为生肖?这应该与早期的历法、历书有关。

古人离不开历书,民间候气知时,主要靠观察动植物的变化,即所谓物候,如草木陨落、飞鸟迁徙。

十二生肖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更大,这些动物分为三类:瑞兽、家畜和野生动物。龙是瑞兽,属于想象中的动物,动物学家说,龙的原型是鳄鱼。马、牛、羊、鸡、犬、豕是家畜,跟人关系最密切,是我们家养的,全部入选。

蛇、鼠、虎、兔、猴是野生动物,最常见也最普通。其中的龙虽是想象中的动物,但它显然也是野生动物。所以,十二生肖中,家养与野生的动物,各占一半,而且,十二生肖以兽为主,没有鱼。李零说,十二生肖是中国最具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现象。

人们在过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庚子年之后,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够牛气冲天。

李零这样说鼠和牛的掌故——

“子”是鼠,在《尔雅》里面,把兽基本上分成两类,一类是地上的,一类是地下的,地下王国主要就是老鼠。所以鼠是一种很重要的动物,而且六十甲子是从它开头的。

李零说,自己在书里对鼠的讨论很多,“我最感兴趣的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因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考古大发现全是深挖洞挖出来的。”

再看牛。我们中国真正的牛有好几种,就是黄牛、水牛、牦牛、瘤牛,这在《十二生肖中国年》里都讲到了。

“牛是六畜之一,照理来说,六畜是马、牛、羊、鸡、犬、豕,马应该排在前面,但是马和游牧民族、草原地区的关系更大,对于我们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民族来说,牛才是最重要的。它放在六畜第一位,还是很有意思的。”李零说,正因为中国自古重农,牛是用来耕地和拉车的,是重要的生产资料,中国历代都禁止私自宰杀耕牛。

### 牛从何而来

那么,牛从何而来?

在李零的这场在线讲座中,还有一位对谈嘉宾:知名学者,日本千叶大学自然科学研究科博士、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

袁靖认为,牛不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家养动物,是通过文化交流过来的。

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之一的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遗址中发现了黄牛的遗骨。位于河南商丘的李庄遗址(当时定名为“山台寺”遗址)发现埋有9头牛和一个鹿头的“九牛祭祀坑”,这两个遗址都是龙山时代的,也就是说距今四千多年。

“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从九千年前到六千年前,都没有发现牛,一万年以前没有,九千年以前没有,八千年以前没有,七千年、六千年以前没有,到了五千多年前,牛突然就出现了。”袁靖说,这肯定不是鉴定的原因,“只要真的有牛,就能把它鉴定出来。没有鉴定出来,或者我们没有挖到,或者当时就没有,那么现在这么多遗址都没有看到的话,应该是当时没有——很可能啊,也不能说绝对,万一哪天又出来了呢,考古是一定要相信事实的。”

所以,牛很可能是通过文化交流过来的。袁靖认为,家养的牛一万年以前就在西亚起源了。

### 阅读+

## 书中之年 可一读再读

李零说牛,让人读出更多牛的不凡,以及对新春的期待。

关于年的阅读,不止于此。

让我们再跟着杨先让先生的《黄河十四走》(广西师大出版社)去黄河边去看一看。

14次考察行程的点滴最终定格在数十万字的原始笔记和数千张的调研照片中,杨先让和女儿杨阳一起,梳理考察手记和图像资料,分析了100多个民间艺术品专题,与台湾《汉声》杂志共同打造了《黄河十四走》。

从黄河到江南,关于年,留给人们的又是另一番记忆。

《江南旧闻录:故园归梦长》(广西师大出版社)是作家朱学东的新作。江南的年味又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江南人朱学东重现那些江南已经消失和正在消失的生活方式和场景。

显然,今天的年味已不同于昨。但是我们依旧爱看那些故旧的过往,它们留在了杨信与杨惠泽仅合著的《年味儿》(商务印书馆)里。

一个“年”字,勾着多少中国人的魂儿。而变化的传统当中,依稀也能找到一点点自过去承袭而来的仪式。于是,民俗成了一门学问。陈勤建所著的《中国民俗学》(上海人民出版社)也可在此时一读。民俗也进入了文学。《红楼梦》里写到很多风俗,最让人动心的,应属从腊月到正月的春节民俗描写。其中,专写过年的则是第五十三回、第五十四回,正是一年中难得的闲适时刻,不妨翻来重读。

本报记者 张瑾华



商代牛尊 资料图片